

《最後的大使先生》

〈序曲：中華民國斷交史〉

聖文森總理宣布斷交 外交部：即日起終止與聖文森外交關係

203X/01/20 15:20

〔中央社記者林建國〕臺灣的總統大選甫落幕，外交部今日下午一點三十分無預警召開正式記者會，外交部長張騎京表示，獲悉邦交國聖文森將以「聯合國2758號決議」及「一中原則」為由，宣布與中華民國斷交。為維護國家尊嚴與主權，我國即日起終止與聖文森外交關係，全面中止雙邊合作計畫，盡速撤離大使館、技術人員與國合會志工。

中國不斷對我國進行公然挑釁，亞太區域安全岌岌可危，隨時可能面臨瓦解。中國積極透過鉅額金援，與我國進行各種外交競賽，奪取「臺灣邦交國」成為政治的操弄工具，以此變相施壓。臺灣近年相繼失去瓜地馬拉、馬紹爾群島、帛琉、吐瓦魯、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和梵蒂岡等邦交國，今日聖文森宣告斷交，加勒比的聖露西亞將成為中華民國僅存的唯一邦交國。

聖文森政府表示，此舉是為了促成人民、國家與世界的「最大利益」，該國將即刻與中國全面恢復外交關係。官方聲明表示：「這意味聖文森將不再承認中華民國（臺灣）為一獨立國家，而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並將從今天起與臺灣正式斷絕『外交關係』，不再與臺灣發展任何官方關係或官方交流。」

外交部長張驕京深感憤怒，記者會中強烈譴責。數十年來，臺灣秉持最大誠意，對友邦提供包括醫療、農業、環保、婦女賦權、就業、海巡、基礎工程等建設，在能力範圍之內進行各種援助方案，透過專業技術積極協助。此次聖文森罔顧兩國長年情誼，向臺灣索求鉅額經濟援助，威脅若不應允將即刻斷交。

外交部在正式的聲明中指出：「我們再次呼籲，北京當局應該放棄對抗，回到國際秩序的正常軌道，尋求與臺灣、亞太與世界互利共惠的正確方向。」

中國外交部欣然表示，中方對聖文森政府的決定表示讚賞，並稱「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，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。聖文森政府決定同中國復交，再次充分說明，一個中國原則是人心所嚮，大勢所趨。中國願同聖文森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，開啟兩國關係新篇章。」

中華民國總統府則在一份正式聲明中，對聖文森的決定表達「強烈遺憾」，並稱「就在全世界眾多民主國家祝賀臺灣大選順利，民主勝利的此刻，北京當局選擇用這種惡劣卑鄙的方式，刻意打壓臺灣，企圖衝擊亞太地區的和諧穩定。這是對民主價值的嘲弄報復，也是對國際秩序的公然挑釁。」外交部長張驕京表示，政府秉持的態度堅定不移，即使只剩一個友邦，即使不斷遭受打壓，即使不被國際認可，仍舊不會輕易洩氣。臺灣一定會好好站穩腳步，不卑不亢，穩準前行，努力實踐自由民主的進步價值。

〈島國的遺民〉

1.

陣陣海風鑲嵌月光碎片，越過大小粗礪礁岩，越過軟爛泥土，越過植滿青綠香蕉的豐饒平原，輕盈敲擊窗戶，拂過簾子來到面前。一陣恍惚，同時帶有即刻的精神警醒，身在另一座海洋包圍的島嶼，總是睡不好。空氣隱然躁動，熱帶氣息狂恣撒野，醒來後，仍然無法歸返寂靜。石康綸起身，腦袋有些昏沉，手腳略微發冷，看了一眼手機確認時間，已是凌晨一點。

醒來後，無法再次安然入睡。

手機出現三條新訊息，由三等秘書謝臺生轉傳，分別是聖露西亞(Saint Lucia)的公共工程次長、農業部長和教育次長的簡訊。公共工程次長表示，位於格羅艾勒特區(Gros Islet)的達倫·薩米板球場(Daren Sammy Cricket Ground)年久失修，照明設備出現問題，相關設備得從海外進口，同時需要一筆費用重新翻修場地，隨時歡迎臺灣政府的友情贊助。訊息三言兩語，並非正式請求，更偏向試探，彷彿想要探知援助底線。事情總得處理——石康綸知道，沒有多少拒絕空間。一切終究得按照官方規定，呈遞詳細的計畫案，內容必須包含維修的品項、費用與人事開支等，好好跑完流程。不管如何散財，必得有著正當名目，「彈性」依循正常管道。皺著眉，嘆口氣，沒有接續打開訊息詳細閱讀。妻子秀醒來，叮嚀好好休息，有什麼事情明天早上再處理。起身倒了杯溫水，從藥罐子拿出一顆安眠藥，掰成三分之一，喝水吞下。石康綸私下戲稱，加勒比聖露西亞不僅盛產可可、香蕉和高酒精的蘭姆酒，還會讓人不自覺吃起糖果，幫助入睡。

躺下，時間剎那以浪潮水波回流。

夜裡無燈，無燈之中並非盲目，而是合情合理不被視覺辨識，成為某種形式的黑，膚色的黑，不被世界正視的黑。不被看見是一種痛，被正大光明看見則是另一種痛，赤裸裸，無所遮蔽，說明現今臺灣的存在，僅只受到另一座島嶼承認。額頭髮燙，呼吸急促不順，無緣無故陷入一場無藥可醫的熱病。那是半年前，新一任總統大選甫結束，親美政黨以百分之六十三的得票率再次奪得大權。隔日，當島嶼尚在分析、消化與釋義選票的潛在意義，中國立即展開兩項行動打擊民主選舉。一、啟動軍演，以東西斷絕、南北封閉的恫嚇姿態，明目張膽向臺灣人民表達對選舉結果的極度不滿。中國除了在馬祖、金門、烏坵、東引周邊地區，進行遠程火箭實彈射擊，更陸續向臺灣北部、南部及東部周邊海域，發射東風系列飛彈共四十二枚，數十枚飛彈甚至直接飛越臺灣本島，包含臺北、新竹、臺中、臺南和高雄上空。此外，出動無人機作戰裝備，以及新一代殲 21 隱形戰鬥機等指標性軍武，向臺灣與世界展現軍武肌肉。二、聖文森政府無預警斷交。當時，石康綸正值雪梨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，臨時接獲通知，得知加勒比海邦交丕變，亮起紅燈，隨時有斷交危機，需要新血頂替前胡大使。外交部要求石康綸立即返臺，一周後，銜命趕赴聖露西亞，想方設法為臺灣守住最後一個邦交國。輕裝回返，即刻上陣，傢俱行李成箱打包，貨櫃直接轉寄熱帶島國。根據外交部掌握的關鍵資訊，沙盤推演私下預測，聖文森斷交之後，露國將可能在兩個月至半年之間，正式轉向中國。

在臺一個禮拜，同總統、外交部長等高階文官商議對策，隨後啟程。

桃園直飛洛杉磯，轉機至邁阿密，再風塵僕僕搭乘伴隨氣流劇烈晃動的小飛機，往東南，越過海洋，抵達島嶼南方的瓦諾拉國際機場(Hewanorra International Airport)。坐在飛機，眺望窗外，大海上方有白雲，白雲上方有天空，看似無垠，卻找不到臺灣人的容身之地。手邊有兩份正在閱讀的資

料，一份仔細說明聖露西亞的基本概況，另一份則是露國總理羅伯特·安東尼 (Robert Anthony) 出版的個人傳記《永恆的黑色太陽》(The Eternal Black Sun)。外交部給予的資料，早已牢記在心，分為三個部分：一、聖露西亞當下的政經情況，包含 617 平方公里，18 萬人口，居民多為黑人，天主教，熱帶性海洋氣候，1979 年 2 月 22 日脫離英國獨立，曾經受到英法兩國反覆殖民多達十四次等，政治體制為議會民主制。二、聖露西亞和各國之間的關係，包含為大英國協成員國、加勒比共同體 (Carribean Community) 等。三、歷年大使館和技術團的成果，包含已完成以及正在如火如荼進行的雙邊合作計畫。除了這些冷硬資料，不斷翻閱的，則是那本《永恆的黑色太陽》。為了節省時間，外交部特別提取綱要，做了書摘。石康綸想要親自閱讀，一字不漏，企圖從中好好理解這位被稱為「加勒比之鷹」的羅伯特·安東尼。接下來的任期，若無意外，都得跟這位總理稱兄道弟，設法建立良好關係。

知彼知己，百戰不殆，這次沒有退守空間，絕對沒有，容不得一絲閃失。1984 年 5 月，聖露西亞與臺灣建立邦交，爾後隨著政黨輪替，露國於 1997 年 6 月轉向中華人民共和國，2007 年 4 月再度恢復建交，延續至今，成為臺灣最後一個邦交國。總統和外交部給予指令，不管如何，都得守住都得撐住。石康綸看著書籍中的羅伯特·安東尼照片，蜂蜜色皮膚，黑白混血，黑色短髮已現霜白，戴一副無框眼鏡，留絡腮鬚，皺著眉，眼神中有一股鷹隼似的凌厲，看起來性情高傲，膽識過人，甚至有些自視甚高。石康綸當然知道，這些都是刻意營造出來的人設，某種假象，包含照片的選擇、內文的呈現，以及那些蓄意揭露的消息。

石康綸忐忑不安，然而惶恐無益，不管怎樣，該來的總是會來，所能做的，無非是秉持最大善意與之交涉。該燒香燒香，該吃飯吃飯，該辦的事，天

打雷劈也得辦。臨行前，他故作輕鬆，刻意幽默，跟外交部政務次長開著玩笑：「如果臺灣是經營斷交的專家，那我可是經營情感的專家，唉，不過一直代表臺灣去談一場沒有結果的戀愛，也是會心痛的啊——看樣子，為了討好總理，我得多多準備幾個笑話。」

「說實在的，努力維繫最後一個邦交國，實在讓人感到悲傷，我覺得這樣的作為比笑話更像笑話。」政務次長說。

石康綸愣住幾秒，對於這樣的誠實，不知該難過或是心痛，隨即以穩當語句回覆，「之前我在澳洲，說的都是白人的笑話，這次我得學著說說黑人的笑話。」

「我頭一次知道有這樣的區別，什麼是黑人的笑話？」

「大概就是 Invisible(不被看見)的笑話。」石康綸說。

「這有歧視的嫌疑，不過應該也可以當作專屬臺灣的笑話。」

兩人相視，同時露出艱澀笑容，默契一如既往。

飛機微微傾斜，穿過米色雲層，朝向另一座島嶼靠近，那片迷人大海就此浮現，深深烙印腦中，從高而低的俯視，再到一種舒緩開闊的平視，似乎能夠嗅聞大海無所不在的懷抱，從鼻端滲入，從皮膚浸入，從各個毛細孔巧妙鑽了進去。日光清朗，土地溫熱，天空盛開萬蕊靉靆白雲，空氣帶著一絲灼燙，微風如絲綢輕柔拂面，椰子樹高聳站立，疊巒群山如同寬扁陶罐自行東倒西歪。

「在這個偉大的島嶼，我們可以不平凡地做些什麼。」剛剛踏上島嶼的時候，石康綸以這樣的想法激勵自己，「可以的，我們真的可以。」

話語必須成為力量。

出了海關，已至午後，石康綸特別交代，自己單獨前來，妻子秀三天後才到，不必大費周章全體接機，駐聖露西亞大使館必須穩定運作，吩咐只由副參事張欽棟和團部首席計畫經理吳清志前來。欽棟開車領路，清志尾隨，來到機場東側的海島微風(Island Breeze)木造餐廳用餐。時差相差十二小時，石康綸感到腦袋昏沉，缺乏食慾，最後點了炸魚薯條配羅望子汁，坐在木椅，望著大海浪潮一波一波平穩擊岸。欽棟解釋，東岸的大海面向北大西洋，浪多洶湧；西岸的大海面向加勒比海，平靜無波，適合游泳。欽棟接著解釋，前胡大使兩天前剛剛離開，簡述仍在進行的雙邊計畫等。清志陪侍在旁，簡單交代技術團編制。

石康綸表示，今日先去大使館會見同仁，打聲招呼，晚上回官邸調整時差，明天立即正式上班。

「總理羅伯特·安東尼是怎樣的人？」

欽棟微微皺眉，似乎思考怎樣的措辭較為完善，「胡大使說，總理是個好大喜功的人。」

「那你的看法呢？」石康綸盯視欽棟。

「先前沒有那麼多的機會能跟總理相處，不過從這一屆勞工黨的獲勝，以及提出的具體政見，可以知道，勞工黨希望能夠廣泛興建進步的基礎建設。」欽棟停頓幾秒，「有些希望臺灣援助的項目，大幅超出預算，胡大使相當努力，不過仍然找不到平衡點。就我的觀察，不論是現在的在野黨『聯合工人黨』(UWP: United Workers Party)，或是執政黨『勞工黨』(SLP: Saint Lucia Labour Party)，對我們而言，都不好應付，索求的金額愈來愈高，再加上，臺灣的籌碼愈來愈少，現在只剩下最後一個邦交國……」

石康綸點頭，認同欽棟的回答。

兩個半小時的車程，從維約堡區(Vieux Fort)往北，來到市區卡斯特里區(Castries)，再往北，來到格羅艾勒特區，最終來到大使館。一路上，石康綸昏昏沉沉眺望窗外，車子爬坡來到高點時，彷彿不管從哪個角度都能望見大海。平靜的大海，危險的大海，無法抗拒難以抵禦綻放白色浪蕊的大海，被澈底包圍的心境波濤洶湧。如果可以，要在這裡待著，不，不能退卻，不能有所質疑，必須要在這裡好好待著。

在場的他方——石康綸心中，倏忽浮現有些弔詭的字句。

2.

在場的他方：

在場，卻始終被視為缺席。

他方，一方面指向地域的遙遠彼端，一方面指向本人之外的他人。

那是生活的慣習，日常的規律。

早晨六點半準時起床，喝杯柳橙汁，吃烤土司、撒上黑胡椒的酪梨、起司炒蛋和生菜沙拉，七分飽至八分飽即可，飯後習慣快速沖澡，換上一身硬挺西裝。石康綸對於服裝儀容向來要求甚嚴，注重細節，每日刮鬍，塗抹髮油，頭髮齊攏柔順梳向左側。白襯衫，黑色西裝衣褲，打一條亮黃、鮮紅或淡藍領帶，別上金色領帶夾，再別上中華民國長方形國旗胸針，噴灑男性香水，檀香

木結合花梨木、雪松、香檸檬和麝香，清香同時帶有濃郁的木質調。出門前，對著鏡子再次審視面容，妻子秀不忘幫忙看顧服裝儀容。八點司機開車，從官邸前往位於羅德尼灣(Rodney Bay)的瑞德特海灘大街(Reduit Beach Avenue)大使館，十五分鐘至二十分鐘車程，八點半前準時抵達。

白色圍牆四方圍繞，大使館左右兩側各植有一排椰子樹。圍牆前方嵌有深褐鐵欄，入口位於右側，越過崗哨，踩踏平滑草地中的米色石面，繞半圓，來到建築物正面。建物前方是一片日日修剪精心打理的草皮，靠近壁面植有聖露西亞玫瑰國花，不時會有曲嘴森鶯、聖露西亞林鶯和綠喉蜂鳥受到吸引而來。草皮中央有一方型平臺，聳立高聳旗桿，隨著一陣一陣撲面的獵獵海風飄揚中華民國國旗。那是一幢凸字型的優雅建築，米白壁面，傾斜式紅瓦，兩端各有三扇左右對稱的長方形窗，採光良好，正中央則是推開式大門。門前有簷，前立六根白色立柱，中有挑高圓弧拱門。二樓正中央則有一扇大窗，突出式陽臺，屋簷帶來涼快遮蔽。

每一次，當石康綸站立駐聖露西亞大使館前，心中時常會出現「在場的他方」，這類足以多重釋義的詞語。這句話可能來自《外交通訊》，或是擷取英文版的《臺灣評論》(Taiwan Review)，或是某位專攻亞太區域外交研究者所寫的評論，當然，也有可能來自長年派駐在外的親身體悟，一種確鑿無誤的不在。站在那裡，可以聽見大使館兩側的椰子樹發出沙沙沙、沙沙沙聲響，像是細砂從掌縫隨風飄落，像是一雙黑色手掌細膩撫觸一雙黃色手臂，像是精力從某個孔洞流瀉而出卻又從另一個孔洞填滿而入。大使館的位置，剛好在羅德尼灣碼頭的南方隘口，左側對面即是警察局，再過去，則是一條沿著瑞德特沙灘林立的大小海濱飯店，所在之處，往往集結大量的國際觀光客，堪稱島嶼的富人區。

以及那片海。

當外交關係暫時穩定下來，石康綸曾經在星期日下午加班後，同妻子秀走出大使館，沿著警察局右側的小徑通往沙灘，脫下鞋子，從北端緩慢走至南端，再往回，踩踏溫燙砂子，留下一個一個深淺腳印，看見的疲憊面貌。妻子秀是知道的，大使這工作看似風光，備受尊崇，其實壓力忒大。面對這一切，總得適切割下舌頭，才得以暫且贖回安靜。除非石康綸開口，妻子秀從來不主動提及工作，說的都是兒子和女兒的事情，大女兒在加拿大溫哥華讀心理學碩士，小兒子則在澳洲的墨爾本大學讀應用金融。石康綸並不擔憂兒女，書念得好，語言能力佳，懂得交際，如今只要平安完成學業即可。唯一的擔憂，可能是兒女日後的發展與落腳，待在臺灣當然很好，不過若有能力，還是離開這個極有可能發生戰爭的地方。

面朝大海，竟是無路可去，只能放手一搏。

那片大海充滿白色玫瑰似的喪禮意味，足以溺斃駐足者，尤其當日光灼灼以其白焰燒燃，所有一切都將被那絕對性的粉狀之白，所穿透，所浸濡，所醃製，進而產生回望的向度。歧路的漫長回顧，卻又如同失去路徑，海浪瞬間潮湧，乍然退去，賸餘一片空無，以為一切只能讓某種消失佔據。石康綸聽見大海無窮無盡襲岸的聲音，聽見細長椰葉相互婆娑磨蹭的聲音，聽見鳳頭蜂鳥快速展翅啁啾如翠玉敲擊的聲音，同時鮮明聽見，更多帶著克里奧語(Creole，一種混和英文、法文和島嶼方言的加勒比語言)的試探、要求與索取。等價交換是一種肉體式的雙向交媾，體液作為滋潤，充滿觸摸、撞擊與嵌合，然而作為一個腹背受敵的國家，等價似乎是遙不可及的理想。

不能用錢來衡量一切，但是現今的世界，卻以資本主義作為運作通則，就

連共產黨都日漸質變為中共黨國資本主義（Party-State Capitalism），藉由拳頭、肌肉與體格，謀取國家的最大利益，爭奪民族的最大福祉，價值遂有了傾向與偏廢——為求國際認同，為求讓親愛的世界睜開雙眼，我等畢恭畢敬前來，謹代表臺灣，向您獻上島嶼的乳房、陰莖與台積電。

口水與海水，牙齒與礁岩，面對黑色的面容，面對紅色的曖昧，面對金色的試探，石康綸仍得是一位和藹可親善於盤擱（puânn-nuá）的體面大使。必須將自己視為一只基石，一座橋梁，一種堅硬如虎符的合體締結，作為雙方文化、經濟、教育、醫療、基礎建設等各種意義上的援軍。

「這當然是相當棘手的問題，不過我們可以用簡單的方式，好好理出思緒，不必想得這麼複雜。」石康綸在大使館的內部會議中這麼說著，「只要分辨出來，哪一些人說的是真的，哪一些人說的是假的，如果無法分辨，那就看看過往的關係與交情。我想這些條件，大部分都是半真半假，具有強烈的試探。」

抵達已經兩個禮拜，仍然毫無進展，初來乍到的石康綸日日上崗，要求同仁上緊發條，積極聯繫，想方設法會面露國政府高層。大使館中，副參事張欽棟、一等秘書陳毅漢、二等秘書林錫德和三等秘書謝臺生多管齊下，不僅正式發函至各大部門，同時私下電聯傳訊，詢問近況。信函石沉大海，政府各大部門並不回覆，露國的總理、外交部長、農業部長、國安部長、教育部長、科技部長、商務部長等都以忙碌為由，委婉推遲會面。然而，檯面下乍然湧現各種浮動聲音，官員屏息等待，伺機而動，端視總理的傾向，或轉向中國建交，或與臺灣友邦續存同盟。各個部長不予正式回應，亦不全然拒絕，紛紛藉由下級官員探問交涉。農業部次長表示，因為臺灣的技術團位於北岸，不利南方農業

的技術發展，洽詢能否在米庫區 (Micoud) 和維約堡區開設新的「果蔬作物示範推廣中心」。科技次長則表示原定的「聖露西亞數位資訊科技培訓應用計畫」成效良好，希望能在各個區域增設服務平臺中心，廣泛舉辦 digiGov 平臺訓練班。教育部一級秘書表示，希望能夠擴大獎助學金的金額以及人數。衛生次長則表示，希望能有臺灣的專業醫療團隊長駐當地，對於已在進行的「聖露西亞代謝性慢性病防治體系強化計畫」予以加強，包含建構所需硬體設備、醫護人員為期一年的海外進修，以及協助建立專業醫療團隊。當然，計畫大都已有前案，舊例可循，不過藉此契機予以強化。

紛亂無序的訊息接踵而至，近乎喊價，真假之間，仍得耐心審視。露國官員大多談論建設，並不直截了當提及金額，因為這些完成的建設，最終都將無條件轉移至露國國產，更別提建設過程可能產生的巨大經濟利益。此外，些許人士得知大使館陷入困境，聲稱是政策幕僚、眾議院議員秘書和檢察職員，說有管道能夠直通總理，提出大小不一的牽線金額。石康綸知道，新官上任，人生地不熟，難免有人趁火打劫中飽私囊。

到任國書遲遲無法正式呈遞。

曙光仍然隱匿黑暗，像是正在預謀一場靜默的革命。

總理不願接見，石康綸決定打破常規，親自堵人，連續三日親赴均被請回，前兩次在辦公大樓入口處便被擋了下來，第三次順利進入辦公大樓，迎賓人員引導至總理辦公室外等待。前方有一道門，一道厚重硬質的木門，一道壁壘分明拒人千里之外的深褐木門，總理就在後方，然而那道近乎銅牆鐵壁的木門仍舊沒有被開啟。石康綸不禁疑惑，門後究竟會是什麼？三折肱而成良醫，秘書說總理交代，等公務較為空閒將親自會晤。第四次，秘書傳來日期和時

間，石康綸攜帶禮物和到任國書親赴，等了兩個小時，總理卻因要事臨時取消，表示擇日再約。滿面愁容，抑鬱糾結，只能耐心等待，石康綸當然有所意識，這是自己的低潮，更是臺灣與聖露西亞邦交的谷底，心中感到不願言說的沮喪。意識這種沮喪，甚至言說討論，只會讓人陷入消極的泥濘，所能做的，無非不斷嘗試，噴濺更多口水，花費更多精力。

石康綸沒有放棄，研議對策，吩咐大使館秘書和團部技師重新整理從以前到現在的雙邊合作計畫，條列報告。團部的部分相對簡單，已完成的部分有醫事人員培訓計畫、蔬果產銷供應鏈效能提升計畫、香蕉產量提升計畫、政府廣域網路計畫、資通訊計畫、香蕉葉斑病防治計畫、淡水魚蝦綜合發展計畫等，正在進行的計畫則集中於農業、商業投資開發、資訊科技培訓等。至於大使館，除了分內業務之外，還包含援助地方建設所簽訂的各項條約。

「胡大使其實做得不錯，規規矩矩，有進有退，各個雙邊計畫都有確實推動。」石康綸說。

「可能問題並不在這些推展的計畫。」欽棟說。

「那麼問題在哪？」石康綸用嚴厲的神情直視而去。

欽棟不說話了。

「胡大使比較穩重內斂，行事謹慎，而且又是一個人，有時參加露國的當地宴會，打完招呼，似乎就不知道要做些什麼，和當地的互動沒有那樣緊密。」臺生說。

「在這節骨眼轉調回臺，說明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——外交工作是相當辛苦的。」石康綸看向三等秘書，「很多時候，看似沒有做些什麼，其實正是很努力做些什麼。」

臺生忽然意識到自己的莽撞失言，不應該在話語中加入「比較」這兩個字，這個詞彙的本意，包含對照，隱然帶有競爭意味。另一方面，肆意批評上一任大使，實在有所僭越。

有些實話，必須轉個彎來說。

一等秘書陳毅漢和二等秘書林錫德保持沉默。

「我想是我們推動的雙邊計畫，趕不上露國政府日益擴大的需求，再加上，中國正虎視眈眈，想要『買下』聖露西亞。之前，胡大使巧妙拒絕幾次露國政府的索求，表示會再進行內部討論，正式彙報外交部，只是這樣的拖延終究有個期限。我想現在，露國可能正在跟大陸那邊接洽。」欽棟說。

「不可能接受那樣的天價。」臺生說。

「也只能等囉，要麼等到海枯石爛，要麼最快這個禮拜或下個禮拜就會有回應。」石康綸語氣堅定，耐心解釋，「我看等到羅伯特·安東尼問過大陸那邊的條件，一定會回過頭來，問問我們這邊的條件，露國就是看哪邊條件比較好。沒辦法，老話說得對，有錢能使鬼推磨，無錢便做推磨鬼。」

「露國這邊，很大層面，還是看羅伯特·安東尼的想法。」欽棟停了下來，像是對於話語的某種強調。

「如果說反共是臺灣必然的全民運動，那麼尋求利益最大化，則是全世界國家日新月異的振興運動，一種現代化的大麻。」石康綸試圖緩和緊繃，開著玩笑。